



故事会

9

小 舞 台

小舞台是个主要面向农村的文娛材料丛刊，着重发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演唱材料，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，反对旧思想旧习俗；为配合向解放军学习，还经常刊载反映解放军革命精神的演唱材料。

小舞台发表的演唱材料形式多样，包括说唱、表演唱、小调、快板、相声、独脚戏、独幕话剧和小型戏曲，此外还有戏曲唱词选和常用曲调介绍等，适合业余剧团和文娛宣傳队演出。

小舞台为适应辅导业余文娛活动需要，还经常刊载有关文娛活动知识的小辞座、小辞典以及有关作品的排演提示和笔谈会等。

小舞台不定期出版，1963年出版了六期，1964年将出版十二期，由各地新华书店经售。读者如在当地购不到，可向上海河南中路221号上海邮购书店试购。每期定价在一角五分左右，少量书款可用邮票代替。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故 事 会

· 第九輯 ·

編輯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号

印刷者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

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4年9月第1版

196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50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077·1056 定价：(四) 0.17元 开本：730×1035毫米1/32 印张：3 1/8 字数：55,000



南海长城

上海市青浦县商榻公社农民 沈留生 編述
上海市青浦县商榻公社民办小学教师 蔣桂福 整理

一、海上来敌

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深夜里，我国南海海面上，风大浪高，一片漆黑。有一只蔣匪帮的特务船，打扮成渔船模样，在向大陆开过来。船上有二十八个特务，是蔣匪“广东反共救国軍鲨鱼小队”的全体人馬。其中有两个特务头子，一个是鲨鱼小队的少将“司令”，名字叫何从。这家伙虽然当上了“司令”，可是，看到一批批派到大陆去的特务，共产党都是照单全收，去得回不得，心里已经在替自己担心，现在是心事重重，正低着头，一声不响。另一个是鲨鱼小队的上校“副司令”，姓王，一只眼，绰号叫“单眼王”。这家伙从前是金星島的大恶霸，又是海盜头目，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，这次当上了“鲨鱼小队”的上校“副司令”，眼看就要回老家，只觉得浑身筋骨舒松，得

意洋洋。他拍拍胸脯对何从说：“何司令，你放心。这次行动包在我单眼王身上！这南海一带，四十岁出头的人，哪一个不当过我的部下，哪一个不知道我单眼王！我们只要一登上大陆，嘿，嘿！从此天下又姓蒋啦！”

单眼王正吹牛吹得起劲，忽听得一个特务喊：“前方发现一只小船！”直喊得何从的毫毛“全体肃立”。单眼王“啪”地往船头上一跳，说：“赶快把它干掉！”可是，特务又在喊：“小船上在用红灯向我们求救。”何从连忙从船舱里探出头来说：“靠不住吧！当心中了共军的诡计。”单眼王向四面一望，没有发现别的船只，就从腰里“唰”地拔出双枪，命令说：“管他是谁，对我们都有用。把他们弄上来！实在没有用，我单眼王的双枪也好开开荤！”

不消一刻工夫，小船上爬上来一个人，看见单眼王就喊：“王大爷！”原来这个人正是大南港的地主卫太利，单眼王的老部下。单眼王逃到台湾以后，他就潜伏下来。这家伙诡计多端，贼心不死。今天，他趁着大南港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地准备庆祝十月一日国庆节，就偷了一只小船逃出来，想看看海上有没有蒋匪特务利用这机会到大陆上来，如果有，他就可以接应他们，想不到正好碰到单眼王。卫太利象哈巴狗见了主人一样点头哈腰，还连忙双手一托，送上一样见面礼：“大爷，这真是天从人愿，想不到正好会碰到你。这是你当年的那把宝刀，我给你带来了！”单眼王把双枪往腰里一插，接过一看，嚟呀！真

是自己当年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那把手杖刀，看起来象一根手杖，抽出来却是薄刃快口的一把刀。单眼王拿着刀从头摸到尾，说：“委屈你了。分别十几年，你老早生锈了吧？”“不，大爷，我已经给你磨亮了。”单眼王“鐸”的一声，从手杖里抽出刀来一看，果然雪白澄亮。他举起刀来在空中一挥，说：“宝刀啊宝刀，此番你正好陪我回去。我要叫那班穷小子拿血来孝敬你！”正说着，一个浪头打来，船一侧，单眼王身体一晃，手里那把刀一斜，险些劈在卫太利的脑壳上。

浪头打过，一个小特务报告说：“离大陆还有二十浬。”何从看看手表，命令说：“继续向大南港方向，熄灯航行。”大南港？卫太利急忙说：“大南港两边新来了共军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”何从摊开地图，单眼王指着问卫太利：“金星岛有没有共军？”“没有，只有那班穷小子组织起来的民兵。”“有多少？”“一个排，民兵连连部设在大南港。”“什么武器？”“杂牌货，弹药不多。”“连长是谁？”“区（欧ōu）英才。”“区英才？他是啥人？”“金星岛上钟老太婆的女婿，是个搬运工，当过几年共军，做过上士班长，前年才复员回来。”单眼王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哼！原来是那个死老太婆的女婿……何司令！金星岛上只有一群烂民兵，领头的穷小子又在大南港，没啥了不起！我们先登金星岛，绕开大南港，直插百花山！”“好！先登金星岛，那里有你的老部下，找渔船便当。”就命令全部特务登上橡皮艇，向金星岛进

发。卫太利就给特务领航，带特务登上大陆。那只运送特务的机帆船，偷偷地溜到外海去了。

二、节日妇女

金星島是南海上的一个小島，它和大南港遥遥相对，好象南海边的两只眼睛。

金星島上有一戶姓钟的渔民。老妈妈今年五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精神抖擞。她三十五年前参加过工农赤卫队，斗争过土豪劣绅。现在，她的儿子、女儿都是民兵。大女儿阿螺老早也是个民兵；大女婿区英才是个复员军人，现在是大南港民兵连连长；小儿子钟好是民兵班长；媳妇海兰没当干部，是个普通民兵；连去年刚出世的外孙女儿也取名叫“爱兵”。

今天是国庆节，又是外孙女儿小爱兵的一周岁生日，等一会，一家人都要回来过节，所以，钟妈妈今天特别高兴。她四更天就起身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灶头上镬刀、锅子忙得象在比武，菜刀、砧板忙得象在打鼓。一切安排停当，钟妈妈从箱子里拿出一面全新的五星红旗，把它高高地挂在阁楼前面的旗杆上。阁楼下面放一张红漆描金的小台子，台子上摆一只电池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北京天安门庆祝大会的实况，不断传出“毛主席万岁”、“毛主席万岁”的欢呼声。钟妈妈布置得十分满意，就坐下来一面织鱼网，一面听收音机。

这时候，钟妈妈的大女儿阿螺从大南港回娘家来了。她身上穿着新衣服，头上插着花，背上背着小爱兵。钟妈妈抬头一看，不对呀！阿螺今天为什么面孔铁板，嘴巴翘得好挂二十四只油瓶。阿螺走上来叫了一声“妈”，就把小爱兵抱到里面去了，然后出来坐在钟妈妈对面，一声不响。钟妈妈说：“阿螺，今天是国庆节，又是家庆节，你为什么气鼓鼓的呀？”原来，阿螺自从结了婚，生了小爱兵，退出了民兵队，就渐渐地产生了太平麻痹思想。她平时对爱人区英才经常出去站岗、放哨，不能和自己在一起，已经很有意见了，今天区英才又不肯跟她回家来过节，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。现在听妈妈一问，就把这股气“噼里啪啦”都放了出来：“噻！还什么国庆节、家庆节的！爱兵她爸爸本来已经答应回家来过节，忽然来了个区委江书记，说是民兵要加紧训练、备战，国庆节更要特别提高警惕，区英才他就马上带着民兵巡逻去了，我拉也拉不回来。他呀！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！”钟妈妈说：“傻丫头，江书记说得对，你英才也做得对嘛！当初你不也是开口要艰苦奋斗，闭口要机智勇敢的，怎么现在倒埋怨起英才来了？”“当初，当初谁知道他当兵当出瘾来了！在部队里当了五、六年的兵，回来也可以换换班了，就算不换班，也用不着老是那么站岗、放哨的呀！还说什么：‘不要忘了，还有敌人，还有妖魔鬼怪……’”“对呀！”钟妈妈插上来说，“是还有妖魔鬼怪嘛！”“什么妖魔鬼怪！解放都十几

年了，谁见过？我当民兵的时候，白天黑夜，把眼睛睁得象金魚眼睛一样，也没有见过一个敌人，就连爱兵她爸爸当了几年兵，也没有见过一个呀！”

钟妈妈听女儿这么说，脸顿时就一沉，想：台湾有美国鬼子、蒋匪帮，大陆上有反革命分子，你还说没有见过妖魔鬼怪？就说：“阿螺呀！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见过妖魔鬼怪？远的不讲，就讲我们队里的卫太利，他面上咪咪笑，肚里藏把刀，常常造谣破坏，你难道看不见？”“卫太利？一条小魚掀不起大浪，一个跳蚤顶不起被窝，怕他做啥！”阿螺的思想已经麻痹到非常严重的程度，钟妈妈心里很激动，说：“阿螺啊！你不要看这些人点头哈腰的，就觉得天下太平了。三十五年前，我们成立了工农赤卫队，拿起枪杆子，那些土豪劣绅也这么点头哈腰的，可是后来，我们一放下枪杆子，他们就叫你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他们靠什么？也是靠枪杆子。阿螺啊，江书记说得对：‘我们不光要手上拿枪，思想上也要有一杆枪！’可是这两年你退出了民兵队，放下了手里的枪，却连思想上的那杆枪都放下了呀！这多危险！”“妈，那……难道国庆节英才歇一天都不可以？”“歇一天？我们越是欢欢喜喜地在过节，蒋匪帮就越是眼红心急！我真没想到你嫁了个老公，就想着‘秤不离砣，公不离婆’，把老公牵在身边，叫他也象你一样，心里就只是个家！你怎么不觉得害羞！你，你这哪象我们钟家的人！”阿螺本来是想在妈妈面前告区英才一状的，

想不到反而给妈妈夹头夹脑地批评了一顿，心里更气了：“好！不象钟家的人就不象钟家的人，我走！”说着，立起身来就朝海滩边走去。

阿螺刚刚走，钟妈妈的媳妇海兰值完第一班民兵岗回来了，顺便还捉了几条鲳鱼，在手里拎着。她看见阿螺气鼓鼓地朝海滩边走，连忙喊：“阿姐！阿姐！”钟妈妈说：“别留她，她要走就走！”海兰说：“妈，你怎么啦？阿姐都在揩眼泪了。”钟妈妈一听，倒又有点肉疼起来，想：我今天的话大概说重啦？再一想：不要紧。对海兰说：“她过一会就会回来的，你看，小爱兵都没有抱回去嘛！”正说着，阿螺已经在那边叫：“海兰！海兰！”真的在回来了，走近了还对钟妈妈说：“妈，来了一位首长！”首长？钟妈妈抬头一看，果然，阿螺后面跟着两个人。一个身穿淡灰色中山装，手里拎一只公文皮包，象是首长模样；另一个穿的是解放军军装，腰里别一支短枪，象是首长的警卫员。

三、智辨特务

这两个究竟是啥人呢？哪里是解放军，是特务！那穿中山装的就是特务头子何从，冒充是解放军的首长；另一个是他身边的小特务。昨天夜里，一船二十八个特务一登上了金星岛，就把橡皮船藏在海边石头缝里，人暂时隐蔽起来。何从就化了装，带了一个小特务来察看动静，准备弄只船，绕过大南港上百花山去。何从看见钟妈妈，就

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们昨天夜里来演习，碰到大风，先在你们岛上停一停！”小特务马上拿出一封证明信送给钟妈妈：“喏，证明信，这位就是我们首长！”钟妈妈连忙热情招待：“首长，你们来得正巧，我们刚捉来新鲜的鲳鱼，味道真鲜！随便哪一位首长到我们金星岛来，都要尝尝我烧的鲳鱼。你们先坐一会，喝杯茶。”就和海兰进屋烧鱼去了。阿螺忙着端凳、冲茶。

何从本来一上岸心里有点发慌，现在看见这几个人居然热心招待，觉得第一关已经顺利过去，比较心定了。坐下来，接过阿螺送来的一杯茶，说：“这位大姐，谢谢你把我们领到这里来，你也坐下来谈谈吧！”小特务凑上来说：“我们这位首长是深入下层，来了解情况的，你有什么意见，尽管说。”阿螺说：“意见嘛，只有一点点。”“一点点也好，谈谈吧！”“首长，你看这太太平平的日子，爱兵她爸爸为什么还老是要站岗、放哨、巡逻呀？”何从说：“是啊！他叫什么名字？……”“区英才！”“噢，你，你就是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的——呃，爱人？”“唉，什么爱人，他是我老公，我是他老婆！他呀！一张嘴就是：‘同志们，我们不能光顾自己的小家庭，不能忘了在海那边还有妖魔鬼怪！’”何从听了心里一惊，连忙问：“什么妖魔鬼怪？”“首长，妖魔鬼怪就是美国鬼子和蒋介石反动派！爱兵她爸爸说：‘他们做梦都想夺我们的江山，害我们的孩子！’首长，你说，哪儿有那么多妖魔鬼怪呀？”“呃！有，有，当然有，不

过，他也说得太大惊小怪，草木皆兵啦！”“不，首长，不是‘草木皆兵’，他说的是‘全民皆兵’！首长，依我说呀！有你们解放大軍保护着我们，就算有几个妖魔鬼怪，他们也不敢来呀！那些短命鬼哪有这么大的狗胆。首长，你说对不对？”“对！对！他们不敢，不敢！”何从虽然给她指着和尚罵贼秃罵得难过，不过，他心里一块石头倒落了地。心想：这个人有眼无珠，辨不出真假，倒是我们的好帮手。就赶紧说：“大姐，你们家有船吗？”“船？有啊！”“我们想借用一下，到大陆上去！等会儿给你船錢！”阿螺说：“解放軍坐船不要錢，不过，船有点漏水，我先去修一修。”就立起身来，准备到海边去修船。

这时候，钟妈妈正好端了一盘鱿鱼，拿了一瓶五茄皮酒跑出来，就问：“你们在谈什么？谈得这么热闹。”“首长在问意见。”“你到哪里去啊？”“首长要用船，我去把船修一修。”阿螺一边说一边走了。钟妈妈听说要船，心里倒一动：“船？……首长，那你们是怎么来的呀！”“坐船来的！”“船呢？”“出，出了点小毛病！”“噢！……那阿螺的小破船，哪里坐得下你们这么多人哪！首长，等一会我去给你弄只大船来！”何从想不到事情竟这么顺利，连忙说：“那太好了！我们一定重重奖赏，……呃，奖励你们。”钟妈妈听见“奖赏”两个字，觉得有点刺耳，就说：“唉，说到哪儿去啦！帮助解放軍解决困难是我们的本分。首长，你先喝点五茄皮，吃点烤鱿鱼，等一会吃顿鲳魚再走！”“不！我

们还有紧急公事，麻烦你赶快去把船弄来！”钟妈妈看他们这么急，心里真的疑惑起来了。她想：他们开头说大軍演习碰到了风，在島上停一停，现在风还是蛮大，为什么又急着要走呢？再说，大軍演习，总不止一只船，他说船坏了，难道所有的船都坏了？再说，我从来没有听见解放军首长讲过什么“奖赏”不“奖赏”的，这倒要留心。灵机一动，就说：“急啥？首长不是要问意见吗？我的意见有一麻袋、两栲栳，多得很哪！”

何从听钟妈妈说有那么多意见，蛮配胃口，连忙说：“你有意见？快讲，快讲，特别是多讲讲这几年的困难！”“困难？这几年的困难算得了啥？往年才真叫困难哪！”“往年怎么样困难呢？”“唉！我家在六年里头，死过两个人，我大儿子、我男人全死啦！”“是怎么死的？”“我大儿子是活活餓死的。”何从想：对！这几年共产党粮食紧张啊！连忙假装同情：“是不是口粮不够吃？”“啥不够吃？沒得吃！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！”何从就象碰到了知己，说：“老妈妈，你这几年真受苦了！那么，你男人又是怎么死的呢？”“是给人家逼着出海，在三杯酒地方碰着大风，给淹死的！”何从又很听得进，假装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！这都是强迫命令害死人哪！老妈妈，你想想，是谁害得你这样苦啊！”“谁？就是那些早就应该死尽死绝的国民党反动派！”这话才说完，就听得“啵”一声，一只酒杯在地上跌得粉碎。怎么？原来何从正问得很得意，举起酒杯来想喝

酒，冷不防听钟妈妈诉的是她在旧社会吃的苦，把国民党反动派恨死了。何从心里一吓，手一抖，酒杯就跌了下去。牛头不对马嘴，辣椒缠做茄子，我搞错了！连忙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是在讲从前的事情啊！”“当然是从前的事情，是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六年，现在哪有这种事情啊！哎，首长，你说蒋该死那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不死呀？”何从心里还在“别别”跳，嘴里只好敷衍：“哎，该，该死了！……不过，听说他还想回大陆来过八十大寿哪！”钟妈妈说：“噢，我们早准备欢迎他了！”“准备什么？”钟妈妈“噤”地拿起一把大鱼叉，对准何从一扬，说：“拿这个来欢迎他！”吓得何从倒退了两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钟妈妈是有点买瓜看皮色，现在看见这两个人神色慌张，心里已经明白。她把大鱼叉“呸”地朝地上一戳，笑了一笑说：“哎哟！‘首长’，我光顾跟你讲话，连鲳鱼都忘记了，你等等，我去拿来！”

等钟妈妈一走，何从连忙对小特务说：“这里不是我们落脚的地方，这些人也不象是王副司令的老部下！”小特务说：“这个老太婆倒蛮热心，还给我们烧鲳鱼吃呐！”“她越热心我越怕，她当我们是共产党的首长才这样热心，假使她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就会拿鱼叉来对付我们了！不过，区英才的老婆，倒是我们的一个好帮手。现在还是赶快到她那里去弄只船，马上就走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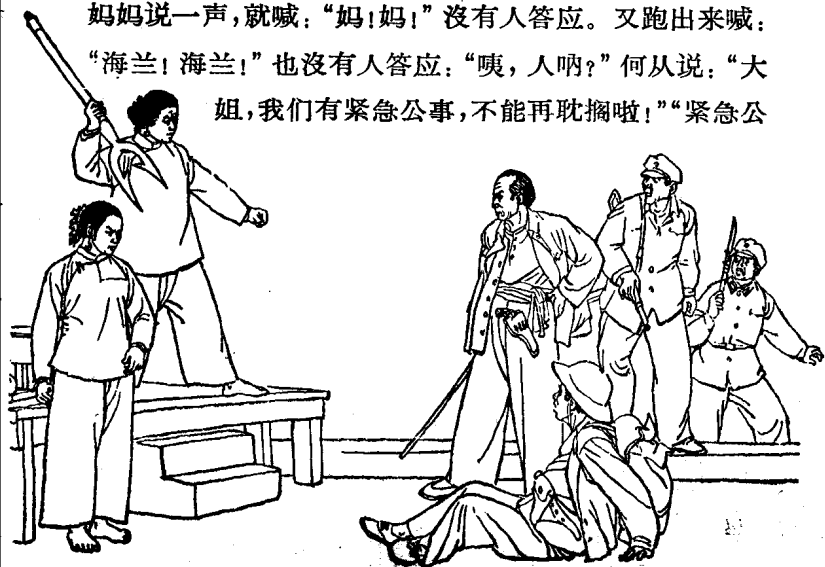
钟妈妈是不是进去拿鲳鱼的呢？不是。她是去叫媳妇

海兰出来，两个人可以见机行事。走出来，她正好听见特务在说“馬上就走”，就赶紧踏出一步，双手一拦：“‘首长’，不要急，鱼还没有烧好，再等一等！”“我们任务紧急，实在不能再等了！”“那也等我去给你们弄只大船来嘛！”何从正求之不得，连忙摸出一迭人民币，塞在钟妈妈手里。钟妈妈恨不得把这一迭人民币朝狗特务脸上掷过去，不过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就压住心头火气，对海兰挥一挥手：“海兰，快去弄只大船来，把‘首长’平平安安地送到大陆上去。”海兰心里有数，“噔噔噔噔”地奔到海边去了。钟妈妈在这里，一会拿出全家的照片来给他们看，一会唱渔歌给他们听，想尽办法磨时间。两个特务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。

过了一阵，海兰忽然给一帮人押了回来。这一帮人是啥人？特务，还有单眼王。单眼王把海兰朝何从面前一推，说：“何司令，你还跟这死老太婆讲什么废话？看，她是去给共产党报信的！”钟妈妈对单眼王一看，啊！大恶霸回来了！十四年前，我男人就是给这恶霸逼着出海，死在三杯酒的！就冲上去，牙齿咬得“喀喀”地响：“哼！单眼王！你来得正好！我正等着给你收尸哪！”单眼王看见钟妈妈，也象撞见了仇人，当年就是她领头反对他的。他象只疯狗，恶狠狠地对钟妈妈说：“哼！我懊悔十多年前没有把你们这帮穷鬼统统杀光！这次，你就等着我来给你收尸吧！”忽然，他抬头看见了那面五星红旗，心里更加恼火：“你们这

帮穷鬼，想靠着共产党坐江山，真是白天做梦！来呀！给我把旗拔下来！”一个特务就要上去拔旗。钟妈妈一个箭步抢上去，拉起一把大渔叉对准他：“谁敢动！这面五星红旗是我们渔家的命根子，谁敢拔，我这渔叉先就不答应！”单眼王“唰”地抽出刀来，想对准红旗劈过去。可是，刀刚举起来，他那只手却被海兰一把抓住。海兰还“扎塔”一口，咬得他喊“啊唷！”手一痛，刀落下来了。单眼王拉起一脚，把海兰踢倒，喊：“给我抓起来！”几个特务就七手八脚地把钟妈妈婆媳俩捆起来押走了。

这时候，阿螺哪里晓得。她修好了船，从海滩上唱着渔歌跑回来了，对何从说：“首长，船修好了，我们走吧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跑到屋里去抱小爱兵。一想：临走要对妈妈说一声，就喊：“妈！妈！”没有人答应。又跑出来喊：“海兰！海兰！”也没有人答应：“咦，人呐？”何从说：“大姐，我们有紧急公事，不能再耽搁啦！”“紧急公



事？……”单眼王喊：“对！有紧急公事！快走吧！”阿螺这才看见一群不三不四的人，哪里是解放军！说：“啊！原来你们不是大軍？”“我们是美国总统和蔣总统的大軍。快给我们带路！”阿螺明白过来了，世界上还真有妖魔鬼怪：“呸！要我带路？做梦！”单眼王逼紧一步，突然“啪”地从阿螺手里把小爱兵抢了过来。阿螺当然着急，就拚着命扑上去抢，喊：“还我孩子！还我孩子！”何从挡住她说：“孩子可以还你，只要你把我们送走，还可以送你一块金砖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的一块金砖晃了晃。阿螺心里火得冷水都烧得滚，对准何从就是一记耳光，金砖也落在地上。单眼王大步跨上悬崖，举起小爱兵，对阿螺说：“你不答应，我就把她从这里丢下去！”“呸！孩子我要，送你们走办不到！”阿螺还是追上去抢小爱兵。这时候，突然“砰！砰！”传来两声枪响，接着“呜呜呜”地海螺号也响了。单眼王一呆，阿螺乘势冲上去把小爱兵抢了过来。单眼王顾不得抢孩子了，急急忙忙说：“快，把她们带走！何司令，你跟我上望夫崖！”

四、勇闖險礁

特务刚刚溜走，区英才领着民兵赶到了。民兵怎么会来的呢？原来昨天区委江书记来，叫大家要特别提高警惕，保证节日安全。夜里，民兵站岗、巡逻，忽然发现少了一只小船，卫太利也溜跑了。今天早晨，民兵又在金星島